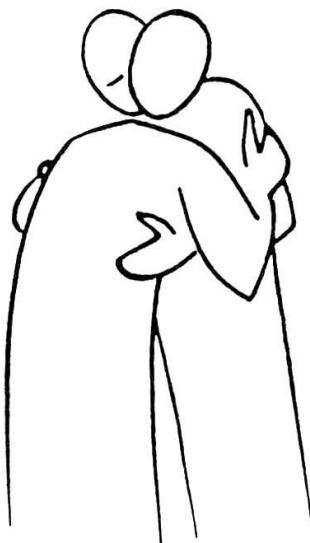


修和的使徒：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



蘇主榮著
游麗清譯

所謂「修和」，觸及的範圍很廣，包括：彌補過失、言和、悔改、接納歧異、重建友誼、夫婦重拾舊歡、蕩子回頭、接受仲裁、同意結束罷工、推動和平、化敵為友、藉懺悔聖事求主寬恕等；這一切與修和有關。

「修和」的拉丁字，“RECONCILIARE”，有「合一」或「結合」之意。它源自拉丁文的「RE」，意即「再次」；就是說：在雙方失和和分裂之後，又重新聯結在一起。這種復合，通常是雙方，或至少是一方，承認自己的過失，願意重新彼此了解，互相接納，重建新的關係。修和意味着雙方都要修正自己的某些行為和思想，達到互相適應，也就是說，大家要承認和指出彼此的共同與和諧之處，但同時亦要承認和接納彼此的不同，並使這些不同的因素在一種和諧的氣氛中達到彼此互惠的作用。人與人之間的修和，需要越過分裂的危機，一旦危機過去，人際關係便會繼續發展下去。

無疑，今日充滿分裂和隔離的世界，極需要修和。不論個人與個人之間、個人與團體或社會或神之間、團體與團體之間、國與國之間、甚至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，都需要和解。

雖然分裂是普遍存在的事實，但人們心中始終渴望和諧與平安。很多人相信，我們居住的世界本是和諧的，但要保持這和諧的秩序，便要靠我們的努力。我們知道，法律和武力都不能使衝突的雙方修好，只有大家真正回心轉意，願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，才有修和的希望。幸而，這個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，願意為修好而各盡其力；這些都是接受愛的喜訊的人，他們珍惜彼此作為天主子女的關係，因而視他人為兄弟姊妹。我們看見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、政治家與人民領袖、哲學家及神學家、心理學家與人道主義者、詩人與神秘主義者、宗教領袖與牧靈者，都努力反省現代人的處境，熱切尋求解

決人身上善惡相混的複雜事實，破除影响着人的善惡勢力。他們對我們現在所居住的人類社會的種種緊張關係和分裂的因素，進行處理。

我們尊敬那些致力和平的人，稱他們爲「締造和平者」或「修和者」。他們專門做和事老，排難解紛，或循外交途徑，或以和平運動、遊行、演說等方式來說服我們，促使我們了解到時間非常迫切，修和刻不容緩，因爲我們正處於一個偉大而艱苦的歷史時刻，每個人都必須爲和平做一點事。英國肯特伯里大主教倫斯，於一九八三年末訪華時，曾表達出這個向人類挑戰的重大抉擇，他說：

我察覺到兩個時代徵兆，而我們必須決定走那一條路。這兩個徵兆是「行星」和「雲層」。所謂「行星」，是指整個地球，它如寶石般藍而美麗，從月球拍回來的照片，我們首次看到它的全貌；至於「雲層」，則是廣島上空的菌狀雲。行星象徵地球人類的合一與和諧……而雲層則使我們憶起固執的衝突，撕裂地球的摧毀力量……在目前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全無安全和寧逸，但我們仍懷有希望。（譯自「中國建設」，一九八四年三月，頁卅五）

如果我們作爲基督徒，已真正投身於基督，則雖然我們仍有行動的自由，其實我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，只有蒙召做「中介者」，就是效法人而天主的基督在天人之間作中介，或在侵害者和受冒犯者之間作橋樑。基督重新打開了友誼的對話，提醒我們，那位全知、慈愛、公義、和寬恕的天主永不改變，問題只是在人的皈依、懺悔、和對修和的

渴望。祂是天父平安的賦予者，是伸向需要修和的世界的橄欖枝。

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，祂曾藉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，並將這和好的職務賜給了我們。（格後·五，18）

所以我們是代基督作大使了，好像是天主藉着我們來勸勉世人。我們如今代基督請求你們：與天主和好罷！（格後·五，20）

因此，每一個基督徒，都要回應此一特殊呼召，完成天主與人、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修好工程。

在此歷史性的時刻，基督徒與整個世界幸得若望保祿二世作爲基督在世的代表。他明顯地肩負了帶領世界邁向修和的角色，而他對和平的努力，使我們不得不支持他。他在很多場合都談到修和，并按照梵二教會憲章的精神，強調個人及教會必須首先實行內心的悔改和更新，然後才能「真正成爲全體人類合一與修和的工具與標記」。爲此，他特別給信友發出宗座通諭，而其呼籲則及於教會團體之外，他在這篇名爲「修和與懺悔」的通諭中說：

由於一份來自上天的靈感和人類呼聲的內在推動力，我決定強調「修和」，并決定隆重而認真地從兩方面着手進行。第一：是召開第六屆世界主教會議；第二：是使修和成爲聖年的中心主題。（「羅馬觀察報」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，頁二）

在宣佈聖年時，他又說：

在這特殊時刻，所有基督徒都被召更深地去實現在子內與父的修和。

要達到圓滿的修和，每一個人都要出力，不但基督徒，也包括所有的人。（同上，頁十六，附註七）

第六屆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就是：「在教會使命中的修和與懺悔」。（同上，附註八）

教會首先要本身修和，然後才能作爲人與人之間、團體之間以及國族之間的橋樑。教宗爲實現他的信念，曾召請了有異於傳統思想的神學家和教會領袖到羅馬交談，希望能剷除歧見，治療創傷。他很不願意見到任何一位心懷善意的人離開教會。

他曾親自監督修改聖教法典，以確保它能體現梵二所主張的教會觀，表達出教會就是一個天主子民，需要不斷更新、悔改與修和。

他首先建立了地方主教團到羅馬述職的制度，到羅馬述職的主教現在不是單獨一人前往，而是組成團體去覲見教宗，以便從他們身上認識各地不同的問題，給他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針。他又經常派遣教廷高級官員，甚至派遣教廷國務卿卡沙羅里樞機出面調解危機。譬如，擾攘了超過一百年的智利和阿根廷對必角島（BEAGLE ISLAND）的紛爭，終於由教廷出面而獲得調停。阿根廷外長DANTE CAPUTO，在卡沙羅里樞機主持的梵蒂岡特別簽署儀式上說：

當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七八年同意爲我們調停時，戰爭已經迫在眉睫。（這項特殊和約的簽署是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三日在梵蒂岡舉行的。）

教宗爲了表示讚賞兩國解決歧見的善意，乃同意在協議簽訂後，便到兩國訪問。

但這位教宗所作的，遠遠超過有關修和

文件的發表，也不只邀請人們與他對話，他甚至派遣和平使節到各地去排解糾紛，更經常親自出使，把合一、和平與了解帶給人類。到目前爲止，他是歷史上旅行得最多的一位教宗，行程二十五次，達數十萬英哩，而所到之處，皆宣揚仁愛、和平、諒解、與修和。他確實堪稱爲「和平教宗」。（「公教報」英文版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八日）

只要稍稍留意一下教宗最近在羅馬和其他地方所發表的言論，便足以知道修和是他最關心的事情。一九八三年元旦日，亦即是世界和平日，他又提醒我們：「和平源自一顆新的心。」（「羅馬觀察報」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）他對訪問教廷的外交使團代表說：「只有通過交談和磋商，才能達致真正的和平。」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）他又對多個國家的千多名記者說：「我們一起爲人類和平而奔走。」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）

在聖撒爾瓦多（EL SALVADOR）他說：

把不信任和攻擊轉爲尊重與和睦，已是刻不容緩的事。讓我們忠誠和客觀地檢討我們的環境，明智地尋求補救的方法。這補救之道就是修和。（同上，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）

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，他在加拿大溫尼伯領唸「三鐘經」時說：

我們今日的世界多麼需要寬恕與修和。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）

他的談話是根據了瑪竇福音第十八章第廿一至廿二節，因爲基督曾告訴伯多祿，寬恕人七次並不足夠，却要七十個七次，意即

無盡的寬恕。三日後，他在渥太華對外交使團及政府官員說：

只有當所有人心都轉向同情、公義、和仁愛時，真正的和平才會來到。（同上）

論及「司鐸聖召更新年」這個主題時，他提醒司鐸們說：我們是爲了與主的修和而服務。（同上，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）

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，他抵達南韓機場時說：韓國人民需要以交談、互信和仁愛來重新團結。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）

四天後，他又對他們說：

因分裂而受苦的韓國，正象徵着分裂的世界。（同上）

在此前一天，他也曾對韓國的傳統宗教領袖們說：

教會願意在修和的精神下，增進與其他宗教的友好關係。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）

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，他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引述羅馬書第五章第十九節說：「正如因一人悖逆，大衆都成了罪人；同樣，因一人服從，大衆都成了義人。」然後他總結說：

我們各人按他本身所領受的恩賜，去分擔修和的職務。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一日）

翌日，他又說：

教會的使徒生活，就是指向修和。（同上）

然後在十一日那天，他對泰國政府人員及外交人員說：

只有真誠的修和才能根本解決難民

的問題。（同上）

很明顯，教宗對世界和平與修和的渴望，激發了他許多的思想與行動，他很努力地去扮演橋樑的角色。透過與美國建立完整的外交關係，他更抓緊機會去加強對超級大國的影響力，以達致和平。他又藉着馬丁路德逝世四百週年紀念的時機，重申與信義宗基督教派以及與其他非天主教徒的修和。他熱誠地參加了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在羅馬舉行的「修好與和平運動」。總之，他爲修和所付出的努力實在數不勝數。

最近，他在羅馬答覆一位記者的詢問時，清楚表示出他首先鼓勵人們提出問題，並在需要和可行時予以協助。

我們必須努力表達出反對暴力的善志。我支持中美洲干達多拉四國組織尋求解決中美洲問題的努力。他們暫時不需要宗座的協助；他們的



主教，尤其是聖撒爾瓦多的主教，都非常活躍，因此無需教宗出面。

(「公教報」英文版，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，頁五)

雖然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經常親自作調停人，而他的成績也十分可觀，但我們必需注意到一個重要的事實，就是：教會雖然是天主所建立的，畢竟還是屬於人的組織，而教宗作為教會與梵蒂岡之首，就一如其他領袖一樣，經常會在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上引起誤會、分歧和緊張的情況。他為和平奔走過世界多處地方，除了他的祖國波蘭以外，其他共產政權國家都不允許他去探望教內的弟兄姊妹。在這些牽涉到他個人的緊張關係和重重誤會中，他也需要別人作橋樑，因為高層對話已經變成不可能或沒有效果，而中國的問題就是一例。目前，他仍未能與中國政府或天主教愛國會的領袖直接對話。由於歷史事實和種種誤解，凡他正式發表的談話都產生了相反的效果。卡沙羅里樞機也承認這點說：

過去為尋求與中國重開對話和達成正式接觸的種種努力，終於失敗；為建立起正常的接觸，可能需要採取突破性的行動。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羅馬向記者發表的談話）

很多個人或團體都想盡力採取行動，以打破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之間的僵局，也有些人接受諮詢，為教宗提供協助。以下就是近期最顯著的例子：

(一)一九八四年九月，由來自斯里蘭卡、印度、馬來西亞、泰國和菲律賓的主教組成的訪問團，首次訪問了中國，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歷史性的訪問行程。他們就中國和他們

自己國家共同的問題，展開交談。由於他們並非來自過去曾壓迫中國的國家，所以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。他們願意學習，也願邀請中國教會的領袖與亞洲教會及普世教會展開對話和合作，因而某些誤會得以澄清，並且計劃進一步尋找機會去探究和解決問題。率領這次訪問的現任亞洲主教團協會秘書長印度主教蘇沙表示：

看來他們有意透過我們作中介而達至合一。我深信中國教會極願意與普世教會復合。我認為我們應盡力減輕某些由歷史事實所遺留下來的困難。我深信，這是對亞洲主教團協會的一項挑戰。（「鼎」第廿三期，一九八四年）

(二)菲律賓主教辛樞機 (CARDINAL JAIME SIN) 認為，亞洲地方教會可以幫助梵蒂岡與中國進行修和，他說：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與梵蒂岡的修和，最好由亞洲地方教會去協助達成，尤其是那些來自對中國沒有威脅、支配、和過去未參與殖民主義在中國活動的國家的人士。亞洲主教團協會必須明智地尋求逐步接觸中國的方法，不要操之過急，以免拔苗助長。（ASIA FOCUS，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，頁五）

雖然辛樞機堅持他這次是以私人身份訪中國，而且也沒有公開談論過修和，實際上他有意成為溝通的橋樑。他說：

我們互相以擁抱問候，不談彼此的分歧，雖然我們沒有談論梵蒂岡，但更重要是互相溝通；可以溝通，才能討論問題。中國人的交往方式是先尋求互相了解，後來在討論時

自然會容易達成協議。（英文虎報，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）

他說他此行並沒有為梵蒂岡給愛國會帶任何修和的訊息，但他却努力尋求雙方展開對話的可能性。（南華早報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）他清楚指出這是他訪華的重要目標：

透過我們所結交的很多新朋友，新的窗戶將會打開，而新的開始將會臨現……我很幸運能夠與愛國會的主教、神父、和成員會面，與他們一起在聖堂祈禱，並與他們就教會的共融而交換意見。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）

在接受「天亞社」的訪問時，辛樞機總括他的訪華之行說：

過去十一天可以說是我此生最值得懷念和最欣慰的時日。這次訪華使我重燃希望，相信不久便會有新的開端，合一亦指日可待。（「公教報」英文版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三日，頁十二）

他這次親善訪問的成就，可以從他所發表的說話窺見一斑：

訪華之後數月，那裏的教會人員仍不斷的寫信給我，並歡迎我再次到訪。（英文虎報，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）

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台灣及全球的中

國人尋求幫助說：

為大陸同胞作橋樑教會的偉大使命，現在就委託給你們台灣及海外的天主教徒了。（羅馬觀察報，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）

台灣主教們為回應教宗的呼籲，特別發表了一封牧函，名為「論中國教會一牧一棧」。（同上，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八日）

（此外，教宗還透過歷史人物向中國呼籲，比如：應用耶穌會士利瑪竇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超卓地位，作為需要及適合重開交談的標記：

利瑪竇在北京的墳墓有如埋在地下深處的麥種，等待結出豐碩的果實。它向羅馬及北京發出扣人心弦的呼籲，邀請它們重新展開他在四百年前以無比愛心及成就所開始了的交談。（羅馬觀察報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二日，頁七）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繼續以他的魄力和熱誠為修和而努力。我們只是表示認同甚至讚嘆他所作的一切，尚嫌不足。每一個懷有善意、真心渴望世界修好與和平的人士，必須跟隨他的領導。倘若我們能夠懷着個人的皈依、諒解、關心、寬恕、和愛的精神去迎接這項神聖的挑戰，聖神必會更清楚地啟示我們：築橋者蒙召去作什麼？那裏需要築橋？怎樣才能把橋築好？